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梨園外史
第十一回 孫大個立志做優人 沈芷秋熱心薦票友

且說孫乙喝令眾人把孫大個拖翻痛打。大個被他打急了，嚷道：「你們為什麼無故打我？」孫乙道：「你們這伙騙子，前番賺得我好！今番又來，分明是自家討打，還敢強嘴！」大個道：「怎見得我是騙子？又說什麼前番來，我是一毫不知。你分明撞著了判官，直頭是見了鬼！」孫乙道：「你來報這等不祥之事，哪是你的證見？」大個道：「有！有！」爬起來，忙取出文書道：「這不是證見嗎？」孫乙接過一看，「哎呀」一聲，往後便倒，不省人事。眾人道：「反了！反了！這小子把孫二爺給氣煞了！」便有幾個年長的去救孫乙。這幾個年輕力壯的，依然按倒大個打起來。打得大個冤屈難申，只叫：「打死人了！打死人了！」眾人道：「打死你？好道撲殺個蒼蠅，好與孫二爺償命！」正鬧在不可開交之處，那孫乙醒了，連叫：「快不要打了。這是一位貴人，還是個老爺呢！」這些鄉里人聽得打了老爺，只嚇得屁滾尿流。大家七手八腳，把大個扶起，放在椅上。大個受傷重了，坐不住。孫乙只好叫人將他扶到屋中，臥在床上。遣退眾人，才自家過來賠話道：「長官不用著急生氣，方才實在太冒失了。長官此時身體如何？好在舍下有上等的跌打損傷的藥，長官盡可安心調理。」大個道：「二弟不必客氣，也不要叫我長官。我同令兄是換帖的弟兄，聽得他說，你比我還小些，理當叫我一聲四哥。」孫乙聽了，越發不安道：「方才看了文書，知道是省中派來的差官，不料是自家兄弟，這樣說來，小弟的罪更大了。」大個道：「這倒無妨，目下人心日壞，那親兄弟廝打的也少不了，何況我這繞脖子的義兄。只是我要問你，到底為什麼打我？」孫乙道：「四哥有所不知。」大個道：「你快剪斷直捷給我說本題，少添廢話。似你這等吞吐，將來若是做出小說來，豈不把看官急壞？」孫乙道：「只因去年先兄出兵去了，不料有伙騙子，來到舍下，說先兄追賊被害。合家哭個不休，成服發喪。那些騙子，要了銀子，說去搬靈柩，再三不要舍下同行。我便有點照影子。他走了半月，先兄竟自回來，聽得此事，只氣得暴跳如雷，離地差不多有七八尺高下。囑咐小弟，留心打聽這伙騙子，捉得來時，先痛打一頓，再綁了送官究治。縱然失手打死，這荒亂年頭兒，當兵的比什麼都凶，一口咬定他是賊，也就算沒事。難道還有王法能管住兵？這番先兄又去隨軍，久沒音信。不想四哥來了，小弟才作出這番冒昧的事。只說打個平人，誰知卻打了營裡人，而且是自己兄弟，我真算粗魯極了。」大個道：「我哪裡知道這些就裡！打你也打了，我自家認背就是。」孫乙敷衍了半天，方才退去。即找出藥來，給大個治傷。

大個在他家一臥半月。等平復起床，孫乙已將他哥子的身後應有之事，都辦齊了。大個隨著，磕了幾次頭，助著號了幾回喪，才轉安慶銷差。

又過了月餘，城隍廟開光演戲。大個同了幾個營中人，前去散悶。站在台下，聽了幾齣戲。內中有一出《公孫勝辭山》，是續水滸的故事。那個老生唱得甚好。大個聽了，想起戰陣的辛苦，由不得心中感動。又走到七十二司裡，看那牆上畫的陣亡的厲鬼，少頭缺腳，十分可慘。大個歎了一口氣，愈加悲傷。回來睡在床上，自語自白的道：「咳！從古至今，這殺人勾當，是做不到頭的。宋公明部下那些好漢，徵了一番方臘，十分中死了八九。公孫先生若不是見識高，趕緊脫了火坑，也成不了這樣的世外高人，享這後半輩子的山林清福。我弟兄兩個來投軍，機緣湊合，竟添成五人，比桃園多出了兩個。可憐他們武藝比我強的多，如今卻都死了！這營盤裡拿著自己腦殼去換別人腦殼的事業，真是怪玄的。早晚不定，就許被人切了。倒不如另謀生計，省得作這圈裡的豬羊，我決意是要回北方去了。」翻來覆去，想了一夜，睜著眼直到天亮。披衣起床，在屋裡悶坐。眾人見他精神恍惚，便拉他出去聽書。

那書館內請的這位先生，是演講三國的。正說到鄧艾取了成都，去往諸葛丞相廟中間遊，忽見神座前一通石碑，上面有幾行大字，寫的是：諸葛死如諸葛在，諸葛不死斬鄧艾。這鄧艾吃了一驚，將要轉身，不想一腳踏在消息兒上，旁邊泥塑的五虎大將，末了一個，挺著大刀，正是老將黃漢升，走將過來把鄧艾斬了。這鄧艾煉過八九玄功，殺了頭是有法接上的，他不慌不忙去摸頭時，那泥塑的趙將軍抬起腳來，把他的頭踹扁，鄧艾倒在地下，便真死了。那先生說完此事，又加了幾句議論道：「做武將的無論忠奸，總是想盡計策，或是憑著力氣去殺人，然而殺多了人，必犯天怒。姜子牙崑崙的高士，不能白日飛升。諸葛先生，折盡平生福壽。你就有接頭的本領象這鄧艾，終歸是接不上拉倒。所以，如來佛談經戒殺，孔夫子廢武倡文，太上老君青牛化胡，破了胡人百千年的殺伐野性。三教聖人，都是勸人止殺。」眾人聽了都道：「說得好！」這大個越發打動了辭營的念頭。

次日，辦過稟帖，遞了上去，辭差不乾。上頭素來知他沒甚用，即時批准，放他離營。

大個如同鬼門開放回一般，急急的回轉天津。路上走了一個來月，方到家門，推了推門關的甚緊，大個掄掌忙敲。此時他妻子正抱著小孩喂乳，忽聽大門拍的怪响，忙把小孩放在炕上，三步並作兩步的，出來開門。那孩子沒啞吃就哭了。婦人見是丈夫回來，便道：「喲！乾嗎回來得這麼快呀！真是想不到的。」說這話時，面上立刻露出喜色。大個道：「我想著家，就回來啦！」進屋放下行李，見小孩在炕上哭，連忙抱起來。小孩見是生人害怕，越發的哭了。虧得他妻子接過去，又餵了幾口乳，才止住啼哭。他妻子道：「自從你出門之後，我心中老惦記著你，精神恍惚得很。有一天晚上，夢見你做了大官。頭上戴著紗帽，身上穿著紅袍子，手裡拿著一根鞭子，親身帶了人來接我上任。我一笑就笑醒了。又有一天晚上，夢見你在亂軍中逃命，被幾個長毛追上去，槍刀並舉，你立刻跌倒在地，鮮血直流。我這一急非同小可，醒來還是一身冷汗。如今你好好的回來，謝天謝地，我再也不用操心了。」大個道：「原來如此！我幾乎和你見不著。我因為戰場上的性命太不值錢啦，才決計不乾的。」他妻子道：「那麼，該想什麼法子，養家餬口呢？」大個子沉吟不答。他妻子道：「想必你攢了幾個錢，還可以支持些日子。你們軍營和強盜一樣，只要會搶，沒個不發財。」大個搖頭無語，他妻子也不再問。

過數日，又談到家計。大個道：「不是我甘心下賤，我有一條好嗓子，到北京城唱戲去，準能唱的紅，不怕養不了家。」他妻子聽了，登時放下臉來道：「哎呀！你唱了戲，一輩子也不能作官啦。」大個道：「那是自然。」他妻子道：「那我可不答應。」大個道：「那我還是當兵送死去。」他妻子也不言語。大個道：「咳！你又怕我死，又盼我作官，又怕自己挨餓，又不樂意我唱戲，天下哪有兩全的事呢？真是老娘兒們的見識。」他妻子想了想道：「我是窮不起了，只要發財，你想幹什麼就幹什麼！」

大個在家耽擱了一個月，把自己的住房、家具一齊賣掉，湊了二三百兩銀子，帶領妻子孩兒，僱著一輛車，直到北京。那車子走在正陽門大街上，只聽路人三三兩兩說道：「到菜市口，看殺肅順去。」大個並不理會，找了一家客店住下，安頓家眷。那年偏遇著是個會試，各省的孝廉公來的甚多，各店中都有人滿之患。大個子在店裡忍了幾日，即出去看了三間房子，又買些零碎家具，搬了進去。

到了三月，會試總裁放了尚書倭仁、萬青藜，侍郎鄭敦謹、熙麟，待等殿試以後，三鼎甲取了徐（甫卩）、溫忠翰、向金壽，傳臚便是大個認得的那個陳彝號六舟。大個是喜歡結交官中人的，便探明六舟寓所，去給他道喜。六舟居然請見。談起本科人才，六舟道：「本科總算得人，我們這萬老爺精通紫微鬥數，命理極深。據他老人家說，我這些同年，似那徐（甫卩）、陳學（上「芬」下「木」）、鹿傳霖、譚均培、許庚身、吳廷芬，還有個宗室昆岡，都是要到一品的，並且說，我也是個方面的八字，不知究竟如何。」大個少不得恭維幾句，方才退回。

自從大個住在京內，他一心一意的想唱戲。自己知道能耐不濟，必得多下功夫才行。他想聽戲也可練習，只是京城裡，正在國喪百日期內，各家館子沒有戲。即便有戲，天天去聽，也覺太費，這才想進票房。又苦無人引進，因此心中十分焦灼。又過了幾個月，看著天寒，大個覺得無聊。有一天早起，他忽然想起王小玉有個師兄叫作沈芷秋，我何不去找他呢？於是換了一身半新不舊的衣服，走到韓家潭來。認明瞭麗華堂的牌子，大踏步走進去。只見有個跟包的，正在門房裡理鳥籠子，回頭見有客來，問找哪一

位？大個取出名片道：「我同王小玉是把兄弟，從安徽大營裡來，勞駕回一聲，要見沈老闆的。」跟包的接過名片，又把大個上下打量一回，才說道：「請您等一會兒。」遂走將進去。不多時，出來又說道：「請到客廳裡坐。」大個進得客廳，只見褥設豹皮，爐薰獸炭，擺設極其精緻。跟包的獻上一碗茶，說道：「請略候一會。」說罷自去。

少時，果然走進一個二十多歲、丰神俊逸的人來。大個料是芷秋，連忙站起作揖，芷秋還禮不迭，彼此坐定。芷秋便問：「小玉在營中可還得意？」大個歎口氣道：「我的把弟，連得了好幾個勝仗，官階保到守備。可惜他在克復安慶的時節，為了貪功，竟戰死啦！」芷秋聽了，由不得傷起心來，流下幾點熱淚。大個又說了些別的話，告辭而去。自此常常往來。一日，芷秋偶誇大個聲音宏亮，大個乘機，便說自己想進票房學戲，拜托芷秋，替他設法。芷秋笑道：「票教票，瞎胡鬧。票房裡學不出玩藝來。如今北京城最著名的票房，就是洗心齋。他家世代是專門針科，所以說洗心齋的別號就叫作太乙神針。他那裡十分熱鬧。什麼洗心齋的曲譜，洗心齋的臉譜，外面弄的一團糟。孫大哥要消遣，莫若就進洗心齋吧。好在我認識他家的主人，可以替你引進。」大個道：「最好。」當時芷秋取出自己的名片，寫了幾個字，遞與大個。

大個接過，如獲至寶一般，連聲道謝。隨即辭了芷秋，一口氣走到洗心齋。只見門上的匾額，什麼「華陀再世」、「立起沈痾」、「佛手仙心」、「金針度世」，掛得密密層層，倒象城隍廟的大殿一般。當下取出芷秋給的片名，走進門房，說明來意。回事人進去了大半天，才出來引到了花廳旁面，從垂花門進去，一條甬道，全用石子砌成，旁邊堆著高高下下的靈石，襯著參參差差的寒樹。還有些樓閣台榭，在煙霧迷離中，看不十分真切。轉了兩三個彎，渡過一座石樑，向甬道西邊，迤邐行去。只見一帶紅欄，迎面便是五間廣廈。有三五個小使，在門口站著。內中有一兩個，在爐子旁邊，備茶水。引導人向一小使悄悄說了幾句話，往外去了，那小使才將大個引到屋裡。抬頭一看，正中掛著洗心齋的匾額，兩旁都有迴廊。對面便是一座戲台。巍峨宏麗，上接雲霄。屋內擺著全份樂器，牆上掛著好幾塊牌子，牌子上有的寫著排戲日期，有的寫著各票友的姓名住址，分生旦十門，甚是嚴整。

正看著，忽地走進一個人來，拱手說道：「主人今天不得閒，叫兄弟來奉陪。孫大哥來得湊巧，今日正是排戲的日子，儘管在這兒消遣。」大個問他的姓名，他說：「兄弟是個宗室，毓字輩行四。」一面讓坐，一面叫小使擰手巾，倒茶，招待極其懇懇。大個細瞧毓四的樣子，兩條短促眉，一雙猴猴眼，酒糟鼻子，鮎魚嘴，短下巴，招風耳，年紀不過三旬上下，衣服樸素，就有點瞧不起他。毓四問道：「孫大哥在哪裡恭喜？」大個道：「我一向在安徽大營裡，立下不少的功勞，官階保到參將。記得去年冬天，桐城掛車河的一仗，打得頂凶。當時四眼狗陳玉成帶領賊兵直衝過來，虧得我一匹馬一口刀，把他擋住，官兵才能轉敗為勝。後來曾九帥知道啦，說我是員虎將，簡直是薛仁貴，特地把自己掛的寶刀，解下來贈給我。李續宜、鮑超、徐邦道這班大將，都跟我平起平坐，呼兄喚弟。此番告假回來，他們這幾位，還親送我十里路，灑淚而別。我也不知道是前生怎麼修來的緣法？」毓四道：「孫大哥，你說這緣法二字，一些不差。我們近支宗室，至少也有百十來人嗎，平常休想進得宮去。單單我，兩宮皇太后，卻三天五日的內廷召見，還是扯不斷的說話。前天恭王爺為了總理衙門的公事，請見慈禧皇太后。皇太后說道：『叫他等一會兒，我正跟哥兒說話呢！』我聽了倒怪不安的。好容易托了一個辭，才得出來。近來安德海老爺，只為上頭看得起我，定要跟我拜把子，也時常的來找我。這不是緣法嗎？」

兩個對吹了一陣，見有別位票友進來，才把話頭打斷。這時小使端上酒飯，大家入席。毓四斟酒。有一人道：「今兒過排，我不喝。喝了，嗓子啞，怕唱不成。」又有一個道：「我倒不怕，我每天必到侯家小舖子裡打半斤酒。昨兒他家姑娘，許給唱戲的譚金福啦。我對老掌櫃的說了一聲『恭喜』，老掌櫃的格外要好，半斤酒足有十兩，我喝了也不覺得什麼。」說時，便連喝了兩杯。內中只有毓四，吃得最凶，一口氣喝了一壺。霎時杯盤狼籍，吃個乾淨。

大個坐在一旁，沒人讓他入席，只好乾瞧著。毓四飯後漱口，正見他的兄弟毓五進來，說道：「老五，怎麼這時候才來？飯已經開過啦。」毓五道：「我倒不為吃飯來，安德海老爺，打發人來，叫你就去。」毓四對大個道：「安老爺來請我，想必皇太后又要召見，咱們改日見吧！」說罷，便同著毓五去了。

從此，大個在洗心齋混了半年。仗著一條好嗓子，也有恭維他的，說他是張二奎第二。其實，能耐一些也沒有，就認得一個四喜班唱戲的，學會了一出《武家坡》。

轉瞬到了次年六月，大個與毓四又在洗心齋見面。毓四道：「今天戲館子裡，有餘三勝、程長庚的《戰長沙》。三勝和長庚向不進班，因國孝期內，各戲班的角色，可以通融，才弄到一塊兒。這戲雖不是彩唱，大有可聽。咱們同去吧！」大個以為毓四邀他去，定是他的東道，一口答應。到了一座小戲館，聽過兩齣戲，看座兒的過來要錢，毓四向身上亂摸一陣，說道：「哎呀！我的褡膊裡有好幾兩銀子，怎麼連褡膊都丟啦？回頭非找坊官不可。孫大哥，你把戲價開了，我明兒還你吧！」大個聽了甚不高興，只得笑道：「好在每人只用八個錢，誰開不是一樣！」即時摸出錢來，丟給看座兒的，把他打發了。

場上忽然換了清音，是胡喜祿唱一出《祭塔》。毓四道：「胡老闆也是同程大老闆少在一班的。不想遭了國喪，倒把好角色給會在一處。他因為旦角，不扮起來不能做戲，才改唱清音。」大個點點頭，沒答應。喜祿這折《祭塔》，真唱得珠圓玉潤。那邊有個少年，生得極其漂亮坐在那裡都聽呆了。毓四對大個道：「這人也姓孫，和你是當家子，號叫春山，人稱他十爺，是個新舉人。祖輩當書辦，真是個喜祿迷。」

《祭塔》唱畢，《長沙》登場。大個看那出《戰長沙》果然很好。長庚穿的是藍色亮紗袍子，三勝穿的古銅色亮紗袍子；一個黑鬚，一個白鬚，雖然比掛的鬚子短，卻是天然本色。不勾臉，不紮靠，更覺得二人神采奕奕，聲光並茂。大個尤其佩服長庚，大有願列門牆之意。